

江晓原 黄庆桥 李月白 著

# 今天让科学做什么？

我们将12个科学技术问题个案分成如下4类：

我们应该努力追赶并已取得成绩的；  
中国和西方都在努力解决的；

充满争议但目前不得不做的；  
既有争议又无必要的。

# 今天让科学做什么？

江晓原 黄庆桥 李月白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天让科学做什么? /江晓原,黄庆桥,李月白著. 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7.6  
ISBN 978-7-309-12955-7

I. 今… II. ①江…②黄…③李… III. 科学技术-研究 IV. G3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0934 号

### 今天让科学做什么?

江晓原 黄庆桥 李月白 著

责任编辑/梁 玲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
上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1.625 字数 221 千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100

ISBN 978-7-309-12955-7/G · 1713

定价: 56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导言 江晓原 ( 1 )

## 上编 思考

关于科学的三大误导 (修订版)	江晓原 ( 7 )
“全球变暖”背后的科学政治学	江晓原 ( 23 )
引力波的科学社会学	江晓原 ( 32 )
——兼论媒体如何对待科学新闻	
在数字城堡遇见戈尔和斯诺登	江晓原 ( 40 )
大学是对抗互联网+的最后堡垒吗?	江晓原 ( 46 )
星际航行:一堂令人沮丧的算术课	江晓原 ( 52 )
地球 2.0 ? 又一堂令人沮丧的算术课	江晓原 ( 58 )
阿波罗登月:用科学工具竖一块冷战里程碑	江晓原 ( 64 )



核电就是魔鬼，也要与它同行吗？ 江晓原（70）

——《核电员工最后遗言》中文版序

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 江晓原 穆蕴秋（79）

——剥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（一）

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 江晓原 穆蕴秋（92）

——剥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（二）

从韩春雨事件看影响因子迷信之误人 江晓原（110）

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 江晓原 杨 天（116）

为什么人工智能必将威胁我们的文明？ 江晓原（136）

## 下编 示例

我们应该努力追赶上已取得成绩的

“北斗”系统的重要意义 黄庆桥（149）

中国为什么需要航空母舰？ 黄庆桥（171）

中国为什么需要大飞机？ 黄庆桥（192）

高铁：中国的亮丽名片 黄庆桥（212）

中国要强“芯” 黄庆桥（229）

反卫星武器 李月白（248）

——圣人不得已而用之

中国和西方都在努力解决的

太阳能技术：尚未展现光明前景

李月白（261）

以邻为壑：垃圾处理的困境

李月白（278）

充满争议但目前不得不做的

机器人新时代：你准备好了吗？

黃庆桥（293）

核电的核废料：世界性难题

李月白（314）

既有争议又无必要的

生命科学的禁区：克隆人与基因改造

李月白（327）

我们应该主动联系外星人吗？

李月白（343）

# 导 言

◎ 江晓原

本书的最初想法，起源于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总编的“咖啡时光”——为了本书她来找过我好几次。对于究竟想要一本什么样的书，在多次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，我们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。

这个想法还需要再往前追溯因缘。前两年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科学外史》和《科学外史 II》，原是我在法国时尚科学杂志《新发现》中文版上同名专栏的集结，没想到出版后颇邀虚誉，《科学外史》获得了首届“中国好书”（25种之一）、上海图书奖一等奖等10余种荣誉，两书在2015年还入选国家机关干部读书推荐书目（13种之一）。这两本书之受到欢迎，至少说明我那些专栏文章的写作风格，是适合大众阅读的。

但是，如果试图在《科学外史》和《科学外史 II》

成功的基础上，再尝试更高一点的追求，那应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？

在和孙晶的多次讨论中，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：我们应该尝试写一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的书：“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？”这本书当然不是高头讲章，不是用“学术黑话”包装起来的让广大读者“不知道它在讲什么”的书。它仍然应该是一本能够雅俗共赏的书，但是它要大胆地讨论一些抽象而深刻的问题。

在科学技术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便利和物质享受的过程中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忘记了科学技术的性质，忘记了它应有的功能，迷失了我们和它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。在许多人的下意识里，科学不再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，反而变成我们膜拜的对象。

本来科学技术就是我们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使用的一个工具，归根到底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它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，人类却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科学的推崇必须是有底线的——这个底线就是：科学技术必须为人类的幸福服务，而人类的幸福不能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祭坛上的牺牲或贡品。

说得更极端一点，“发展科学技术”不应该是无条件和绝对的——某些科学技术，在某些时候，是不应该得到发展的，甚至应该被适当抑制。

上面这些非常重要的理念，尽管早已得到有识之士包括中国科学界高层的认同，但是由于长期在科普宣传方面的简单化和片面化，在公众层面一直得不到应有的

强调，甚至还被有意无意地批评。也就是说，“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”这个问题，要么被忽略，要么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。

所以我们需要一本能够摆事实、讲道理、认认真真正面回答“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”这个问题的书。

如果说今天科学已经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那么这构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科学并对科学发表意见的理由，而绝不构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任科学和科学家摆布的理由。事实上，我们一定要纠正这样的错误观念：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谈论科学。如果接受这个错误观念，那么在科学已经融入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今天，就意味着不是科学为我们服务，而是我们受科学摆布。

本书分成上下两编：

“上编·思考”中的一组文章，从不同的角度，结合不同的问题和个案，对科学的局限性、科学在当下应该发挥的功能，以及当下人们对科学普遍存在的一些误解，进行论述。

“下编·示例”是更为新颖的尝试，我们将 12 个科学技术问题个案分成如下 4 类：

我们应该努力追赶上已取得成绩的；

中国和西方都在努力解决的；

充满争议但目前不得不做的；

既有争议又无必要的。

每类下面有两到六个不等的个案作为示例。其实，



上编中的大部分文章，也有着示例的作用。所谓示例，当然意味着不是面面俱到。事实上，在本书所讨论的个案中，读者只要注意考察问题的维度，注意分析问题的方法，就不难举一反三，对于其他科学问题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。

2016年12月12日

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

# 思考

上编



◆ 关于科学的三大误导(修订版)

◆ “全球变暖”背后的科学政治学

◆ 引力波的科学社会学

——兼论媒体如何对待科学新闻

◆ 在数字城堡遇见戈尔和斯诺登

◆ 大学是对抗互联网+的最后堡垒吗?

◆ 星际航行：一堂令人沮丧的算术课

◆ 地球2.0? 又一堂令人沮丧的算术课

◆ 阿波罗登月：用科学工具竖一块冷战里程碑

◆ 核电就是魔鬼，也要与它同行吗?

——《核电员工最后遗言》中文版序

◆ 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

——剥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（一）

◆ 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

——剥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（二）

◆ 从韩春雨事件看影响因子迷信之误人

◆ 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

◆ 为什么人工智能必将威胁我们的文明?



# 关于科学的三大误导（修订版）

◎ 江晓原

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很多文科学者对科学非常崇拜，而真正站在科学前沿的人，他们知道科学是有局限性的，他们也知道，我们平常对公众构造出的科学图像，如科学是非常精密的，是纯粹客观的，等等，那只是教科书所构造出来的。那些在前沿做得比较深入的、成就比较高的科学家，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实验室里是怎么回事儿，他们也知道绝对的精确是不存在的，还有很多所谓的客观的东西，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。结果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：我下面要讲的某些观点，有时反而在从事科学研究前沿的科学家那里更容易被接受。

文人面对科学有时会有自卑心理，因为他们自己确实对数字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，看到公式也感到厌倦。



当年霍金写《时间简史》，他的出版商对他说：“书中每放一个公式，你的书销量就减半。”——连  $E = mc^2$  这样的公式也不例外。但是在第二版的《时间简史》里，霍金删掉了这句话，因为他的《时间简史》实在太畅销了，他现在往里面放公式，销量也根本不会减半（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推出了《时间简史》的普及版）。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，霍金的出版商的话基本上是对的。

这是一方面的情形。另一方面，长期的教育也让我们对科学非常崇拜，结果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形——这是真实的事情，理工科和文科的教授在学校的会议上吵起来时，理工科的教授盛气凌人地说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你写的论文我都能看懂！我的论文你能看懂吗？”文科教授一想，是啊，他的论文里有那么多公式，我看不懂啊。理工科教授觉得，你那点文学、历史什么的我都能看懂。实际上这种傲慢是没有道理的，要是弄一段古文，文科教授也同样能让理工科教授看不明白。

有一位很有名的院士，他经常攻击中国传统文化。一天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拦住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说，“某某啊，你说《周易》它是不是伪科学？是不是糟粕？它阻碍我们科学的发展嘛”。那位学者和这个院士都是毕业于同一个学校，他回答说：“我们的校训‘厚德载物，自强不息’就是从《易经》里来的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这位学者很机智，他当然不赞成这位院士惯常的唯科学主义观点，但他巧妙地利用了两人正好是同一母校，又用母校的校训回击院士，使得院士不知说什么好。

所以，实际上学文的和学理工的本来都有一些让对方看不懂的东西，那么为什么学理工的就可以这么傲慢，而学文科的就经常要自卑呢？这种自卑本来是没有必要的。

但是，这种自卑确实是有原因的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有三大误导。这些误导有的人不会直接“赤裸裸”地说出来，但在他们思想深处确实是这么想的。笔者自己是学天体物理专业出身，很长时间里，这三大误导在笔者身上都有，但是研究了一段科学史之后，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。

### 第一个误导：科学等于正确

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，科学当然等于正确啊。在平常的语境里，我们用来称赞某个东西的时候，经常说它“很科学”，在这样的语境中，科学当然被假定它就等于正确。

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，我们就知道科学不等于正确。

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，进步的时候肯定就否定掉前面的东西，那些被否定掉的东西，今天就被认为不正确。比如，人们以前认为地球在当中，太阳围着地球转，后来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再往后又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，还知道地球绕日运行也不是圆周运动，运动的轨道是一个椭圆，再后来又知道椭圆也不是精确的椭圆，它还有很多摄动，如此等等。由于科学



还在发展，因此也不能保证今天的科学结论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终极描述，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是终极描述。以后科学还要再发展，未来的结论中我们今天的认识又不对了，或者退化为一个特例——比如，牛顿力学退化为相对论效应非常小的情况下特例，等等。旧的结论总是被新的观点取代，那么那些被取代的东西，它们是不是还算科学呢？

当初笔者提出“科学不等于正确”的时候，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，其中一种反驳的路径是，要求把被今天的科学结论取代了的部分从科学中拿出去，所以说托勒密的天文学现在就不是科学，因为它不正确。但是如果遵循这种路径，那么哥白尼也不正确，也不是科学，牛顿也不正确，也不是科学。为了保证自己逻辑自洽，一旦你宣称托勒密不是科学，你就必然宣称哥白尼、牛顿、开普勒、伽利略等都不是科学——只要有一点今天认为不正确的东西，它就不是科学。那么科学还剩得下什么？就剩下爱因斯坦勉强站在那里，但是谁知道呢，说不定哪天又有一个新发现，爱因斯坦又不正确了，那么他又被从科学殿堂里踢出去了。

要是这样的话，科学就将不再拥有它自身的历史，科学就只存在于当下这一瞬，此前一秒钟的都不是科学，这样的话就整个否定了科学自身的历史。所以这个路径是走不通的。

我们当然要承认以前的东西是科学，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科学，主要不是看它的结论正确与否，而是看它

所采用的方法，和它在当时所能得到的验证。用一个通俗的比方，就好比是做作业：老师布置了 10 道作业，你做错了 3 道、做对了 7 道，你把作业交上去，老师得承认你完成了作业，老师不能说你只完成了 70% 的作业，还有 3 道题目不是作业。做错了的题目还是作业，被我们放弃了的理论和结论仍然是科学，这个道理是相同的，它们的科学资格不能被剥夺。

那么下面这个说法也就能够成立：“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”。这个说法是北大刘华杰教授想出来的，就是说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它是科学，还有一些肯定正确的东西它不是科学。这很容易举例，比方说今天晚上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，这样的话是肯定正确的，但没有人会承认这是科学，所以很多正确的废话都不是科学。

## 哥白尼学说胜利的例子

我们还要看一下哥白尼学说胜利的例子。这个例子说明：某种理论被我们接受，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正确。

我们以前被灌输的一个图像是这样的：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，一旦客观世界的规律被我们掌握，我们就能描述这个世界，甚至还能够改造它。认为科学的胜利就是因为它正确，它向我们展现一个又一个正确的实例，最后我们就接受它。

但是实际上我们考察科学史的例子就能看到，在很多情况下，科学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胜利的。这个哥白尼